

世纪回眸 丛书



二十
世纪
震惊
世界的

十大政治谋杀案

马少辉 秦健玲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世纪回眸丛书·

二十世纪

震惊世界的十大政治谋杀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一丹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二十世纪震惊世界的十大政治谋杀案

Ershi Shiji Zhenjing Shijie de Shida Zhengzhi Mousha an

马少辉 秦健玲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96 毫米 1/32·印张 9 14/16

字数:210,000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7-04234-5/D·564 定价:14.2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本丛书工作人员

主 编:马玮

副主编:马春宝 秦健玲

编 委:刘雪飞 方周立 涂 斌

马 玮 陈战锋 杨 敏

陈恩洲 高 兴 潘 瑾

崔 良 马少辉

1.22

目 录



1. 英雄之花凋谢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记…………… (1)

● 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历届总统中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林肯……然而,这位年轻、潇洒的总统刚发表完胜利演说,却魂断达拉斯……

2. 血溅阅兵台

——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记…………… (35)

● 他从流浪汉到总统,是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物。在埃及人民眼中,他既是战争的英雄,又是和平的英雄,他还为重新塑造埃及而不知疲倦地奔波……但当他威武地站在阅兵

台上用他鹰隼般的眼光审视着他引以为豪的军队时,一阵罪恶的枪声响起……

3. 政坛香殒

——印度总理英·甘地遇刺案…………… (67)

● 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继印度国父圣雄甘地1948年遇刺以来又一起严重的行刺事件……英迪拉·甘地是一位不平凡的、有着巨大魅力的女政治家。

4. “祖国之星”的陨落

——意大利著名政治家莫罗被杀案…………… (98)

● 莫罗被公认为意大利国父,即使在他被绑架的那一刻,也显得从容镇静,被目击者称为“意大利最伟大的男人”……

5. 5. 汉城魔王覆灭记

——南韩独裁者朴正熙遇刺始末…………… (121)

● 他在韩国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暴政、荒淫、凶狠……然而在他一手缔造的王国里,却被身边的亲信干掉了……

6. 平民首相遇刺记

——瑞典首相帕尔梅被害经过…………… (154)

● 他虽然是一国之尊,却不摆架子,不要保镖,即使出使外国有时也是一个人行动……可惜他却被一个自称为“社会党的绝对拥护者”的人枪杀了……

7. 血溅长空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遇难记…………… (185)

● 一位叱咤风云的总统,一次惨不忍睹的空难,一切都消逝得那么快,人们几乎都忘了世界上还曾有那么一位风云人物,从将军到总统,从总统……

8. 江南命案

——台湾作家江南遇害记…………… (216)

● 1984年10月15日早晨9时22分,美国戴利市郊的一所住宅里,女主人崔蓉芝正在楼上煮咖啡,忽然听到楼下传来几声沉闷的响声。待她走下楼来,见到正要去车库的丈夫——现代史传记作家、曾为台湾日报记者

的江南先生已倒在血泊中。

9. 总统策划的刺杀

——记菲律宾政治活动家阿基诺之死…………… (246)

● 在菲律宾政坛上,阿基诺素有“神童”的美誉,因为他曾是菲律宾最年轻的市长、省长和参议员,但他也是总统马科斯的死敌,由此,引发了一场由总统亲自策划的刺杀案……

10. 射向“基督”的子弹

——教皇保罗二世遇刺案始末…………… (281)

● 罗马主教,耶稣在世上的代表,在一声沉闷的枪响中倒在他的教民面前……这罪恶的子弹从何而来?它是在射向“基督”吗?

— 英雄之花凋谢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

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历届总统中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林肯……然而这位年轻、潇洒的总统刚发表完胜利演说，却魂断达拉斯

.....

1 惊动全世界的达拉斯枪声

12:20,第一枪响了,最先看见总统头上冒血的是警察切尼……这时杰奎琳·肯尼迪转过头来,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只来得及喊出:“啊,不,不!”

达拉斯不是得克萨斯州的主要城市。人们说得克萨斯人生性高傲,刚愎自用,冷酷无情。而且,控制达拉斯局势的是一批极右分子,他们对肯尼迪总统十分不满。

从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总统以来,人们发现这位总统的社会政策同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政策有某些相似,尤其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因此他上台以后,就连民主党人士也反对他的政策,南方各州的民主党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反对他们在白宫的代理人,而得克萨斯的反对派尤为危险。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没有轻视他在得克萨斯州的敌人,他决定在他们的老巢去会见那些反对派,同参议员亚巴勒和州长康纳利谈一谈,对当地居民施加一些影响,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为自己竞选连任打下基础。

肯尼迪知道这次旅行不会令人愉快的。但是,谁也不会料到,这位执行着与林肯的政策相似政策的总统竟会遭到和林肯相同的命运。

从他的脚步刚跨上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的土地上这一刻起，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头上。

1963年11月22日11点32分，总统的喷气式座机从沃思堡起飞，8分钟后到达达拉斯的勒夫机场。在机场大楼前迎接总统的有达拉斯的达官贵人和民主党头面人物，然而声势显赫的金融巨头却一个也没到。总之，欢迎气氛是冷淡的，只有副总统约翰逊和夫人满脸堆笑。

特工人员用专机从华盛顿运来的总统轿车此刻也停在机场上。早在一周内，机要处就已选好车队行经的路线，并获得总统本人的同意。这条路长约16公里，民主党的工作人员指望沿途有尽可能多的选民能一睹总统的风采，所以总统应经过达拉斯工业区、上流社会的住宅区和新的居民区驶向市中心，然后沿公路行驶数百米去参观交易市场。

总统的那辆GG-300编号的林肯轿车是一辆特制的防弹旅游车。车顶装有透明的防弹有机玻璃，可以折起。总统好像不太喜欢他的车，他说他感到自己像在橱窗里一样。

肯尼迪总统的到来使达拉斯城碰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气温一下升到26℃，总统下令把有机玻璃车顶折起来。也许悲剧就从这里开始。

机场的气氛是冷淡克制的，但在大街上，人们却欢呼雀跃。总统对此大感意外，因为他印象中达拉斯不会这么好客，特别是对他。但今天他从机要处得知，有将近25万人站在两旁的人行道上列队欢迎他。

总统的情绪被这种高昂而热烈的气氛带动起来了。他喜气洋洋，面带微笑，不时向两旁的人群挥手致意。当轿车缓缓驶过一批头顶着“总统先生，请在我们旁边停一下，同我们握握手”的大幅标

语的小学生时,他吩咐停车,向这批小支持者伸出手去。

轿车在一大批天主教修女面前再次停下,肯尼迪还走下轿车跟她们热情交谈了一会儿,并和她们一一握手。

确实,这位美国总统今天的一言一行都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人群中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坐在总统身旁的康纳利州长夫妇看到他们的总统此刻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因为他正与他的公民紧紧地挨在一起。

然而,这仅仅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轿车依然缓缓行进。一路上人群的欢呼声早已淹没了昔日教堂洪亮的钟声,街道两旁人如潮涌,整个达拉斯城沸腾起来,总统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他索性站起身来,向狂热的人群挥手。

12点27分,总统车队驶离市中心,计划从中央大街拐回休斯顿街,然后沿埃尔蒙街经高架桥驶向交易市场。

12点28分,肯尼迪的车拐向埃尔蒙街,以每小时大约18公里的速度驶近铁道高架桥。

12点30分,悲剧在这一刻发生。

车队从毫不起眼的堆放学生课本的教科书仓库旁通过。人行道上,兴高采烈的市民依然在拼命挥手致意。这时康纳利夫人也渐渐放下沉重的心低声对总统夫人杰奎琳说:

“我们快到了,就在地下车道那边。”

可惜他们永远也到不了了。

在“玛丽皇后”上注视着总统安全的一名特工通过步话机告诉交易市场,总统车队正驶向那里,五分钟后就会到达。电影摄影爱好者亚伯拉罕·扎普鲁德这时正站在埃尔蒙街上,距教科书楼约70米的一个宜于拍摄的地方。一看见总统的轿车,他马上架起摄像机拍摄起来。当时他万万没料到,他将成为一位珍贵史料的作

者，因为他拍下的几乎是暗杀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全过程。

12点30分，第一枪响了。

最先看见总统头上冒血的是警察切尼，他那时正在距“林肯”右后轮两米处骑着摩托车。这时杰奎琳·肯尼迪也转过头来，她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位端庄、娴雅的第一夫人吓得顿时花容失色，只是喊着“啊，不，不！”

她的丈夫抬起手，好像捂住脖子，然后慢慢开始向前倒下。

这时第二枪响了，马上又是第三枪。肯尼迪总统倒在他妻子的膝下，康纳利州长的身子也往下滑。

总统私人卫队的保镖克林顿·希尔急忙从“玛丽皇后”的足踏板上跳了起来，朝总统轿车奔去。他抓住车后门把手，打算跃上踏板，却踩倒在行李舱盖上，杰奎琳想帮他一把，于是向他伸出了手。

保镖们紧握手枪，环顾两旁的人行道，试图发现开枪的人。电视摄影师内尔·克劳赫一霎间看见仓库高楼的窗口里有个拿步枪的人，但那人却瞬间即逝。罗伊·凯勒曼赶紧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情。经验丰富的司机格里尔这时加大油门，全速行驶。汽车向最近一家医院急驶而去。

当第一声枪响之后，保镖立即把副总统约翰逊及其夫人护在汽车地板上。他当时还不知道惨案已经发生了。至于那些一听见枪声就赶忙趴在人行道上的群众，对这一切也是茫然的。这时克林顿·希尔已爬上汽车，站在两名伤员中间。

离出事地点最近的医院是帕克兰德纪念医院。12点33分，警察局的无线电台同医院取得联系并通知对方，将有伤员运到。医院马上通过广播，请外科主治医生托马斯·夏尔斯立即去手术室。

可是这位主治大夫当时不在医院。他的副手马尔科梅·佩里

听到广播时正在食堂用餐,他放下盘子,马上奔向手术室,到了那里他才意识到他将为美国总统进行手术。

12点38分,格里尔(总统的司机)在门口刹住车,人们立刻找来活动推车,让两位伤员躺在后座上。他们身旁的玫瑰花被鲜血染得通红,杰奎琳·肯尼迪一声不吭,康纳利夫人扶着丈夫的头,失声痛哭。

这样,在第一枪响后的10分钟,受伤的肯尼迪已躺在推车上,佩里洗了手,护士给他戴上无菌手套。医生们在抢救室仔细检查了康纳利的伤势,然后迅速把他推入手术室。

在仓猝检查之后,佩里就已明白,挽救总统生命已毫无指望,子弹穿过大脑,心脏已停止跳动,脉搏业已无法摸到。尽管如此,他还是采取了最后的一次尝试——毫无希望的尝试,按摩心脏。整整10分钟,医生们竭尽所能,力图挽回总统生命,但为时已晚。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这样与世长辞。13点,詹金斯医生用白床单盖住总统的脸。

当肯尼迪躺在手术台上时,副总统约翰逊也已赶到医院。机要处的特工们把约翰逊团团围住,以防他又遭不测。然后他们又拥着他从医院侧门出去,乘一辆专车向机场飞去。当人们把装着总统遗体的棺材抬上飞机时,约翰逊已同达拉斯地方法官萨拉·休斯一起呆在机舱里,手持肯尼迪家族的圣经,准备宣读就职誓词。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死后,副总统将自动地继任总统。

14点48分,载着肯尼迪遗体的飞机从达拉斯起飞,188分钟后在华盛顿机场降落。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这一惨案。

肯尼迪死了,然而他生前留恋并为之奋斗的世界并没有忘记他。当他遇刺的消息通过现代化传播媒介映向大千世界,世界各地掀起一股强大而无所羁绊的情感飓风。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听到噩耗后，伤心得为他的老对手掉下眼泪。

在哈瓦那，当消息传到卡斯特罗的办公室，正在接见法国《新观察报》杂志社社长让·达尼埃尔的卡斯特罗急忙询问秘书能不能救活肯尼迪总统，他悲伤地对达尼埃尔说：“美国应该产生一位能够了解和应付拉丁美洲爆炸性局势的人物，肯尼迪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肯尼迪还有可能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能够超过林肯。”当他得知肯尼迪挽救无效，已经撒手人寰时，卡斯特罗神情沮丧，表情严肃地说：“我们要对美国总统的去世表示哀悼，尽管美国对古巴搞经济封锁，使我们得不到任何东西。”

在巴黎，目空一切、睥睨群雄的戴高乐听到肯尼迪的死讯后，对一位大使动情地说：“他是一位欧洲人。”这是戴高乐一生对一位外国元首的最高评价。

在华沙，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听到肯尼迪死亡的消息后，马上把车子停下，丢下顾客，发狂地冲向附近的教堂。

在美国，肯尼迪之死牵动着千家万户，当日热闹非凡的华盛顿，在这一刻变得冷冷清清，人们聚集在电视机旁，观看总统葬礼的实况录像。

11月25日，来自世界各国的一百多名政治领袖在华府参加了丧礼。肯尼迪的灵柩先放在白宫和国会大厦，然后被抬到圣马修斯大教堂，在告别弥撒后，将安置于阿灵顿国家公墓。当总统的灵车驶往公墓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民集合在送葬队伍的两旁，脸上露出无限的悲戚。

2 凶手奥斯瓦尔德

嫌疑犯奥斯瓦尔德真像搞暗杀的行家,然而他却装做门外汉,既不打算藏起来,也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事先想好退路,然后驾车飞快地离去……

刺杀总统案发后的三分钟,即 12 点 34 分,约有三十名警察开始搜查教科书仓库。

第一个证人戈瓦德·D·布伦南证实,他曾看见仓库六楼窗口里有个人,这个人曾向总统开枪。他甚至绘声绘色地描绘此人的面貌,虽然他未必能从大街上看清六楼窗口的这个人。警察从仓库一名职员口中了解到,一分钟以前,一个身穿草绿色衬衣,外套黑色高领线绒衫的男青年开过一瓶柠檬水,此人令人生疑。仓库主任补充道,那个人是他那里的工人,叫李·哈韦·奥斯瓦尔德。

警方的电台不停地呼叫:寻找一名白人男子,此人身体瘦削,身高约 1.75 米,年龄 30 岁……

12 点 40 分,警察在仓库大楼六楼发现一支装有日本产瞄准镜的意大利“卡尔卡诺 38 型”步枪,紧接着在六楼一扇打开的窗口的窗台上发现了一些烧鸡残渣和三个弹壳。这一切使警长下了结论,看起来侦破工作进展不赖,因为惨案才发生了十分钟,他已经知道了凶手的名字,手头已掌握了他用过的枪。警察们谁也不怀

疑,事情的确如此。

就在肯尼迪总统被刺 99 分钟后,副总统约翰逊宣誓就职。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了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主席,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时任司法部长)参加的沃伦委员会,负责调查此案;同时责成联邦调查局协助调查。

从外表看,嫌疑犯奥斯瓦尔德真像搞暗杀的老手,然而他却装做门外汉,既不打算藏起来,也不像一般人那样事先选好退路,然后驾车飞快溜掉,而是大模大样地走上已有数十名警察在搜索的大街,拐过街角,在拉马街汽车站登上公共汽车。

在车上,他甚至同顾客议论刚才有人向肯尼迪总统开枪的新闻。当有位妇女向他讲述这件事时,奥斯瓦尔德好像还大声笑了。

但他并未走多远,第二站就下了车,然后乘出租汽车前往约 6 公里外的奥克·克利弗区,他单身一人住在该区诺特·贝克利街的一座公寓里。即使在公寓里,他的言谈举止也不像刚刚杀害了合众国的总统的凶手,向女房东问过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脱下绒线衫,穿上灰色上衣,几分钟后,快步走出公寓。13 点 18 分,他正在距公寓两个街区的第十南街上走着。

这时警察蒂皮特正坐在警车里,收听指挥中心反复播送的通告,杀害总统的嫌疑犯是个 30 岁的男子。随后蒂皮特看到人行道上的奥斯瓦尔德,他心中马上判断,这人太像广播里的嫌疑犯了。于是他开车开到离奥斯瓦尔德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招手叫他过来。奥斯瓦尔德平静地走近警车,隔着车窗同蒂皮特谈了几句。蒂皮特走下车,绕过车头,向嫌疑犯逼近。

奥斯瓦尔德突然掏出手枪,连发四枪,撂倒警察,然后从“史密司—韦森”手枪中退出弹壳,重新装上子弹,一下子消失在街角后面。自动枪手多明戈·宾涅韦德一听见枪声,马上奔向警车,见蒂